



流金岁月

追忆童年游戏 重温美好时光

■王 剑

记忆里的童年，总与豫西乡下的土操场有关。抓石子、跳草绳、抽陀螺、踢毽子……这些质朴的童年游戏，至今仍像一把把能打开时光隧道的钥匙，令我想起无数个温暖而美好的瞬间。

我最喜欢的是抓石子。假期里，小伙伴们各自从家里领了割草或者放羊的任务，都喜欢到山里去。那里的草长得葱茏，一会儿工夫就能割满一箩筐。或者把几只羊往山上一撒，让它们随便吃草去。然后大家聚在一起抓石子。不用担心器材，山上石子多的是。小青石、卵石、料礓石，应有尽有，随便一挑就是一大捧。找一块平地，几个人围坐一圈，轮流坐庄。石子往地上一撒，先起一颗石子作为引子，然后把引子上抛，手从地上抓取部分石子的同时，要迅速翻转，接住下落的引子。这样，一个回

合完成，多出来的石子就是你的胜利果实。如此往复，其乐无穷。当然，这只是“群子玩法”，还有一种“五子套路”——精选5颗石子，洗去灰尘，磨去棱角，装在兜里备用。学校里、村路边、山坡上，到处都是我们的操场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玩。那时候，我们的发间落有草屑，屁股上沾着尘土，但没有谁会不在乎这些。我们只是无忧无虑地玩，尽情享受乡下儿童所独有的单纯快乐。

“踢游儿”，是男孩子们爱玩的游戏。用料礓石在硬地上“纵横横五”画一个长方形的八方格。拣一块大家都认可的瓦片或石板作为“游儿”，先从底格开始，单腿用脚踢着“游儿”前行。要求不能压线、踩线，抬起的那只脚不能落地。成功走完8个格，算一个回合。然后，依序进入下一个回合。“踢游儿”与“跳房子”有点像，但增加了踢瓦片环节。考验的是一个人投掷的准头和单腿跳跃的平衡性。玩这个游戏，唯一的缺点是费鞋。鞋烂了，免不了要

被家长骂，但责骂终究挡不住孩子们的热情。

跳草绳，则男女皆宜。绳子是自制的，大多就地取材。夏天的时候，老家的野地里有一种草，藤蔓分节，节有须根，长得又长又有韧性。到了深秋，经霜的红薯藤水分内收，非常结实。这些都是制作草绳的好材料。可以编成短绳，一个人跳；也可以搓成长绳，由两个孩子各执一端，有节奏地甩动，大家一起狂欢。绳子掠过地面，扬起的尘土里混着青草味、汗味。直到有人被绊倒，大家才停下来，笑成一团。

推桶箍，又叫滚铁环。殷实的人家，家里一般都有木制的水桶，那些废弃的桶箍是孩子们绝佳的玩具。用粗铁丝弯一个铁钩，可以推着桶箍在石块凸起的山路上跑得飞快。即使下陡坡，也能让铁环滚得稳稳当当，像施了魔法。抽陀螺则需要技巧。找一小段木头，用小刀慢慢削成圆锥状，再自制一根鞭子。晒谷场是抽陀螺炫技的舞台。抽陀螺起发是关键。一般是低发，将鞭绳一圈圈缠在陀螺上，猛地一拉，陀螺便在地上旋转起来。有人喜欢高发，把陀螺

举到胸前，鞭绳一扯，陀螺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后，稳稳落地。为了让陀螺转得更久些，须在陀螺速度减慢时快速补上一鞭。推桶箍与抽陀螺都是力气活。不一会儿，小伙伴们们的额头上就沁出了汗珠。即便出汗了，也没人停下来，抬起胳膊用衣袖擦一把，接着玩。

弹弓是男孩子的秘密武器。在树上选一个“Y”字形的小树枝，用斧头小心地砍下来，去皮磨光。裁两根破旧的架子车内胎当拉力筋，尾端接上子弹兜。我家门前有棵泡桐树，我经常拿弹弓用它练准头。泡桐树好哭，擎着满脸的伤痕控诉我的罪行。我也打过麻雀，竟然没有一次打中。

在看似简单的游戏中，我们锻炼了身体，学会了遵守规则，懂得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如今智能玩具和电子游戏逐渐占据了孩子们的生活，而那些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传统游戏正在被人遗忘。每当想起阳光下的土操场，想起童年时和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场景，我的心里依然会涌起股股暖流。因为，它们见证了我们的人生长长，承载着我们曾经度过的一段美好时光。

关于提篮的记忆

■安小悠

晨露未晞的早上，睡眼惺忪中，我穿上塑料凉鞋，拿上提篮，一路小跑跟在父亲身后去赶集。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时光真禁不起推敲，仿佛只要我大喊一声，身形挺拔、头发乌黑的年轻父亲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蓝短衫走在前面的父亲，就能避开时光洪流的冲刷和岁月的侵蚀，转身回来。

在龙城镇西北的一个村落，每逢双日子就有早集。十里八村卖菜的、卖瓜的、卖果树的、卖肉的，天不亮就出发，骑着车子或挑着担子，匆匆忙忙，把星星走得寥落，把月亮走得黯淡，只求在集市上抢个好位置。晚了就只能排在集市的尾部，同等商品也休想卖上好价钱。

我喜欢跟着父亲去赶集，尤其是夏天的早集。橘色的晨光是映照集市熙攘的滤镜，各类蔬果、新鲜的肉类等因光的反射都闪闪发亮，甚至前一夜才从颍河捕捞上来的鱼虾，吐着相濡以沫的泡泡也是亮晶晶的。南来北往的人们，与商品售卖者讨价还价，与相识者相互寒暄。我跟着

父亲，像一条浑身滑溜溜的鱼，在喜欢的摊位间自由游弋。

那时没有塑料袋，大家都是提着篮子或背着筐子去赶集。提篮，就是有提梁的筐子。我家的提篮是用一指宽的塑料绳编织的，经线为蓝色，纬线为白色，清新又好看；周围用粗铁丝固定，提梁是半圆形的钢筋，上面套了一层透明的塑胶管，提起来不会咯手，既美观又实用。提篮的功能很多，赶集的时候可以装菜，下地的时候可以装饭食和水。我家的提篮因为美观，常被邻居借去走亲戚用。

集市上好吃的东西太多了，我真想把它们统统装进我的提篮。西红柿、黄瓜不必说了，还有樱桃、杏子、西瓜以及甜瓜。只要跟着父亲，稍稍说几句好话，他总会乐意掏钱给我买上一些。如果跟着母亲去赶集，很难有这种待遇。母亲总是精打细算，对生活的一切开支把控得极严，除非必要，其他的一律不买。记得集市上有个卖桃子的叔叔，他是父亲的战友，家里有几亩桃园。只要碰到他，我的提篮就装不下其他东西了。他总是把

桃子装满我的提篮。父亲给钱，他不要；父亲非要给，不然就要把桃子倒回给他，他才会接下。

有时也会在集市上碰到大舅来卖鱼。他卖的鱼不多，买鱼的人也不多，一般情况下能在早集结束时卖完。但那时我却盼着他的鱼卖不完，因为早集结束后没卖完的鱼，他都会拿到我家，送给他的妹妹——我的母亲。这样我就有鱼吃了。

前一段回老家，在杂物间的墙壁上，我又看到了那个蓝白相间的提篮。它有被长久使用过的旧痕，也有长久未被使用过的蒙尘气息。此刻，它的一个提梁被母亲挂在墙上，另一个提梁耷拉着，里面盛满了刚收的大蒜。我久久凝视着它，像凝视一幅怀旧题材的素描，想起那些提着它赶集的日子。那时的它正经历着最好的年华，而今它老了……

盛放在篮子里的一件件往事，仿佛是时光留下的一张张底片。随便取一张去暗房冲洗，都能重现一段岁月。循着它，我们便能回到漫长的生命刚刚开始渡口……

忽而今夏
素悠然雲影天光若
碧連樹翠蕙龍添秀色風
聲婉轉奏清歌
情難盡靜賞當荷意更綿
歲月如歌應惜取且將詩酒
伴流年

書法

黃保國 作

詩風 詞韻

盛夏

■陈向锋

池塘里的青蛙在聒噪着
水纹漫延一圈一圈
知了撑破老茧完成了华丽蜕
变
雏鸟在天空学会了飞翔、狩
猎
纹股蓝向阳攀爬的藤蔓上

结出黑紫的果实
龙葵的浆果
染紫了白衣少年的手
瓜果香、蜜桃甜
盛夏的夜空
思念和回忆
如繁星点点

■侯世民

那年盛夏，妻子从县城归来，带回一个意外惊喜——两只毛茸茸的小鹅。它们洁白如雪，非常可爱。妻子笑称，这是给小外孙找的玩伴。我心里虽略有微词，却也明白，这份心意难能可贵，便顺水推舟，让它们正式成为家庭的一员。

为了保护小鹅，我将它们安置在一个宽敞的笼子里，生怕它们成为野猫爪下的牺牲品。

不久，小外孙放暑假了，便迫不及待地来到我家。小外孙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两只小鹅，兴奋地围着它们转圈圈，还给它们起了名字，一只叫“小白”，一只叫“小雪”。每天清晨，小外孙都会早早起床，拿着菜叶去喂小鹅，一边喂还一边跟它们说话，仿佛它们能听懂。

小鹅胃口极佳，剩饭剩菜、西瓜皮等

红尘 百味

养鹅记

皆是美味佳肴。我有时还割些嫩草喂它们，看着它们吃得津津有味，心中满是欢愉。然而，随着它们茁壮成长，笼子渐渐显得狭小了。于是，我在院子南边墙根给它们搭了个温馨的小窝，围上围栏，一个专属于它们的“小院”便诞生了。

一日，我将一个坏苹果扔出窗外时，不巧砸在一只小鹅的后背上。它瞬间瘫倒在地。我心中懊悔与自责交织，

仿佛看到了它的生命即将消逝。然而，奇迹总在不经意间出现。它虽无法站立，却仍能进食。我悉心照料，每日将食物送至它嘴边。数日后，它奇迹般地站了起来，可以走路和嬉戏。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只小鹅渐渐长大了，小外孙和它们之间的友谊也日益深厚。小外孙会在院子里和小鹅一起晒太

心灵 漫笔

看望一棵葡萄树

我想，过往的孩子是不是早已发现这些小果子？他们会不会如我一样，默默地看着这翠色的叶、这诱人的果，是否同我一样情不自禁发出由衷的赞叹？

这满栅栏的葡萄藤，足足有3米多长，藤蔓盘曲环绕。好奇心驱使我去探个究竟。栅栏下，是青石垒砌的底座。在镶嵌栅栏的青石缝里，有三条葡萄藤从里面长出来。每条藤有孩童的小胳膊那

般粗，有两条向栅栏左边生长，蓊郁葱茏；另一条则沿着栅栏，向右爬上了墙壁。由于墙上无附着物，藤梢风摆杨柳般倒垂了下来。

这棵葡萄树是谁栽的呢？按常理讲，人们根本不会选择在石头缝隙里栽葡萄。难道是有人无意间吃葡萄吐出的籽落在了缝隙里？缝隙里有泥土，满足了它自然生长的条件，于是开始发芽、生长、结果，然后一年年长大，才有了今天的这个模样。这种推测无可可能。

我站定，内心充满了惊诧和欢喜。我发现它的根部布满了鼓鼓囊囊的凸起，与狭小的缝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想，这

阳，有时候还会和小鹅在院子里追逐嬉戏。每当这时，妻子都会在一旁笑咪咪地看着，心里充满了幸福。

有了小鹅，小院变得生机勃勃。两只小鹅形影不离，无论是晒太阳还是嬉戏玩水，总是相依相伴。邻居家孩子看它们可爱，带着菜叶、面包等美食上门，想要与它们亲近。我笑着提醒：“可以看，不可以摸哦，不然它们会咬你的！”孩子连连点头，保证不越雷池一步。

春节将至，小鹅已长成大鹅。妻子捉了一只送给岳母，剩下的一只显得孤单落寞，失去了往日的精神。春节过后，妻子将它送给了别人。

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。小外孙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和小鹅玩耍过的地方，眼里满是怀念。那份难以言喻的温馨与怀念，也萦绕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头。

棵葡萄树在此生长，实属不易。作为葡萄种子，它落地生根，不抱怨环境，努力生长，开花结果，除了赞美，我想不出更好的词！

自从发现这棵葡萄树，我就禁不住赞叹，时刻关注着它。它使我忽略了小区里其他植物。骄阳似火，葡萄叶和诸多植物都低下了头。放眼那些绿化带中的植物，还可以向下扎根汲取养分。这棵葡萄树呢？它是无人打理的。然而，它却带领着自己的一个“葡萄家族”，在石缝里安营扎寨。它的叶和果看上去略显清瘦，可是它在努力生长。它呈现给我的，是生命的顽强。

我对这棵葡萄树动了侧隐之心。无论白天还是夜晚，每每当途，我都要多看它一眼。任何努力的生命都值得被赞美。我要感谢它，让我看到了生命的无限可能。我想在酷暑难耐的傍晚捎一瓶水去浇灌一下，借此表达我对它的关心和敬意。

草木有本心。有时候，我们需要向草木学习。



茴香馅饺子

■王艳敏

从小到大，母亲最擅长做的饭是饺子、粉浆面条。周末改善生活，做得最多的是饺子。

小学四年级开始，母亲就把买菜这件事交给了我。我清晰记得，当时的肉最低是3元钱1斤，瘦一点儿的贵3角钱。母亲给我5元钱，买肉和菜的钱都有了。后来肉价贵了，母亲给的钱也就多了。

那个周末，我推着二八大杠自行车临出门问母亲吃什么馅的饺子。“买一把小茴香，咱们吃茴香馅饺子。买五花肉就行，别太瘦了。饺子没油水不好吃。”她叮嘱道。

那时的我有些倔强，头一甩，蹬上自行车就走了。我清晰地记得母亲说“茴香”这两个字时，眼睛里亮了一下。但我讨厌茴香，受不了它那股奇怪的味道，而且也不爱吃肥肉。我偏要跟她对着干：你想吃茴香馅饺子，我偏要买芹菜；你想要肥瘦均匀的五花肉，我偏要买瘦一点的。现在想想，我那时候真不懂事。

肉和菜买回来了。尽管不是母亲想要的小茴香，但她没多问一句，就开始了包饺子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。包饺子的工序其实很细碎。她把芹菜清洗干净后，站到院子里，把芹菜拿在手里用力甩了几下，目的是把菜上的水甩出去，便于后面拌馅。我最喜欢看母亲剁肉馅。肉在案板上开始是块，后来成了颗粒，最后被剁成了肉泥。剁出来的肉馅包饺子能够裹团，这是饺子好吃至关重要的一步，做成肉丸子也极其好吃。那个时候，卖肉的商家是有绞肉机的，但母亲认为剁出来的肉馅包饺子才香。

村子里，哪家只要响起剁肉馅的声音，左邻右舍就知道这家又改善生活了。这种声音在农村的周末此起彼伏。大作家刘震云在谈到自己的母亲时，说母亲“拌馅拌得特别好”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改善生活吃饺子成了标配。每个家庭主妇包的饺子都饱含了对家人深深的爱。

包饺子时，我剥皮，母亲包。饺子煮好先端给父亲，其次是我们三个。母亲包的饺子不大，皮薄馅多，轻轻咬上一口，肉筋道滑嫩、芹菜清香，蘸上调好的醋汁，那满足感油然而生。等我们都吃完，母亲包饺子的工作才结束，她是家里最后一个吃上饺子的人。端着碗的她或站或蹲，吃饭如同干活，快速麻利。接下来，她还要收拾“残局”，锅碗瓢盆一大堆等着清洗。

我从来没有思考过，母亲为啥那么喜欢吃茴香馅饺子。在我的认知里，粗茶淡饭就是她的日常饮食，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各种忙碌，时间在她的世界里永远是不够用的……

母亲陪伴了我们36年。直到她去世后，我才喜欢上了茴香馅饺子。有一次去朋友家吃饭，她做了茴香馅饺子招待我。我不好拒绝她的热情款待，硬着头皮吃了一碗。饺子吃完，我爱上了茴香的味道。

如果用一个词形容茴香的的气味，我认为是“独特”。它有独一无二的香气、特别的情愫。每次在超市里看到茴香时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母亲。现在的我，已经学会做多关于茴香的美食。然而，有些遗憾注定无法挽回。

少年厌茴香，如今常思亲。



《幽林鸣禽》(工笔)

陈春生 作